



黄梅时节家家雨

水汽迷离粘连，梅子滚了满地、枇杷杨梅也都熟透了的辰光，阿拉就晓得，江南的梅雨季，伊又来了。

□记者 | 孔冰欣

连日来腰酸背痛，萎靡消沉、神魂颠倒。去医院扎针电疗熏艾灸，因过程“欲仙欲死”，遂不免生发了“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”的牛马悲叹——作孽，必是过劳所致的经络淤堵、气血不畅，悠悠苍天，悲哉，苦哉。

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。雨声拉回散漫飘荡的思绪，而不经意瞥见洞庭东山白玉枇杷上市的消息，赶紧下单，亟待化苦为甘的奇迹再次上演——魔都馋虫永远不会拒绝枇杷的细腻无渣，清爽多汁；就像他们嘴硬心酥，永远不会拒绝每年如约而至的每一个黄梅天。

是的，水汽迷离粘连，梅子滚了满地、枇杷杨梅也都熟透了的辰光，阿拉就晓得，江南的梅雨季，伊又来了。

枇杷杨梅，无一不美

六七月间，江南进入梅雨季，一般维持二十日左右。梅雨开始时，称“入梅”，结束时，谓之“出梅”，其间淫雨霏霏、绵绵不休，只管趁兴而来下个痛快淋漓，完全不在乎人民群众晒不干的衣物、受潮受伤的脆弱小心肝。故梅雨亦被视作霉雨，大伙儿烦闷焦躁，甚多埋怨。

可怨着怨着，受虐体质的江南大小赤佬们，竟也与梅雨季这个冤家牵扯出纠缠缠、当断难断的“恨海情天”文学。毕竟，无梅雨，不江南；“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”，总归也算江南气象，倒也有一些符合时令的雅事，正宜此际自娱。

比如上文说到的吃吃吃。枇杷值得惦念：范成大曾用黄泥包裹枇杷核，掷于篱落间，数年后枇杷长成，范



无梅雨，不江南。

成大抱病，写庭中枇杷、绿橘二木，“枇杷已著子，橘独十年不花”。其枇杷诗云：“去年小试花，珑珑犯冰寒。化成黄金弹，同登桃李盘。”而林椿的《枇杷山鸟图》上，一只绣眼翘尾引颈栖于枇杷枝上，正欲啄食果实，又发现一只蚂蚁，遂回喙定睛端详，情状可爱。土黄色线勾勒轮廓，继而填入金黄色，最后以赭色绘脐，三种不同的暖色水乳交融，尽显枇杷果丰满诱人的姿态。近现代，齐白石老先生晚年灯下画枇杷，则放言“曾经白沙，世无枇杷”。

除了枇杷，应季的水果还有垂红缀紫、细密锦簇的杨梅。美色夺目，美味开怀，所谓“筠笼带雨摘初残，粟粟生寒鹤项殷。众口但便甜似蜜，宁知奇处是微酸”——杨梅倾倒众生的妙处，恰在娇柔浓甜中的盈盈一点微酸。洗净渍于冷水，食之沁凉畅快。至于古往今来识货的“夸夸群”里，包括苏轼（“闽广荔枝，西凉葡萄，未若吴越杨梅”）、陆游（“欲乘风露摘千株”），以及李渔（“南方珍果，首推杨梅”）等诸君。

数年前上海博物馆有个“春风千里——江南文化艺术展”直播，欲问“《三酸图》里，东坡等用手蘸尝的